

第七講

基督徒如何評估女性主義

現在我要從兩個很明顯的基本問題開始。

第一點當婦女運動者在提倡自由，特別是性自由時，是否應該要問到底自由是什麼？

昨天我談過「開始的自由」，即我有「選擇的自由」。但這「選擇的自由」並不一定帶來令人滿意的「結局的自由」。例如，婦女運動提倡女性有選擇婚姻及放棄婚姻的自由，有主動選擇或擯棄某種關係的自由。問題是她們能否獲得滿意的「結局的自由」？生活上的美滿幸福？她們很可能因所做的承諾不夠堅定、不成熟、太隨興或太膚淺，而陷入絕望之中。

因此，基督徒團體必須慎重地向婦女運動的人提出質問：「在家庭關係及社會結構方面，真正的自由，特別是性方面的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這自由是否意指，我可以為所欲為，不管彼此的關係及承諾。這樣的自由在西方造成很多危險的影響，因為社會不再因堅固的親密關係而結合，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安全感及互相的支持，失去了著力點。

第二點，我們要問女性運動者，使女人的行止越來越像男人，是否就對女性有所幫助？

女性運動者提出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有挑釁的行為，用像男人一樣慣用的三字經，像男人一樣抽雪茄，穿男性的衣服，像男性一

樣闊步走路及大聲談話。她們這是在自挖陣腳！

基督徒團體要問，難道這些外表的假像對女性角色的提昇能有幫助嗎？我們是否應該讓兩性更能欣賞彼此的特性，更深入地發展相互依存的關係。

最近在美國有一個訴訟案件：婦女要爭取在戰爭中能獲得更重要的角色，能使用各種槍械、投擲炸彈、手榴彈或其他武器的權利。難道讓女性參與和男性一樣的活動，就能給女性更多的自由嗎？

接下來，我們應提出下面一些更基本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強調某個特殊行動或運動時，什麼是其目標？對人類情況的瞭解又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這些運動的方法是否合乎基督信仰的原則？

第三個問題，在這些運動背後所隱藏的動機是否合乎基督信仰的精神？

我願意先從第三個問題開始討論，因為隱藏的動機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我們讀到或聽到女性主義者的論文或言辭時，讓人感受深刻的是她們的「憤怒」。憤怒確實是天主所創造的，本身應是好的，因為憤怒可以帶給人力量，可以幫助人克服膽怯；受到攻擊時，憤怒使人採取自衛。但是，當一項運動不斷持續、激發、傳播憤怒時，那麼這個運動的方向是否正確，是否能完成有價值的成果，就令人懷疑了。

開始時可能會有憤怒，但不能讓憤怒變成運動持續下去的動機。特別是當動機是憎恨、復仇時，運動不可能達成任何目標。

在許多女性主義領導者的傳記裡，我們看到她們對父親有非常強烈的憤怒。許多個案中，她們記錄了對父親無法原諒的痛苦經驗

及強烈的忿恨。要想重整人與人間和諧的關係，必須首先克服藏在內心的忿怒。所以我迫切地要問，任何運動、團體、組織、事件的動機是什麼？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如果動機是忿怒、復仇、憎恨的話，則絕不會有什麼好結局的。

很多女性運動的團體，包括一些俗世女性主義團體，都承認這點，所以她們也尋找團體治療的方法來克服、超越忿怒。但在美國某些團體所出版的期刊及雜誌中，仍然充滿了許多仇恨及忿怒。我情願看到女性主義運動的動機是出自慈悲、仁愛，和對受難者、窮人及沮喪者的關懷，建立一種社會關懷聯盟，讓受到壓迫的人在團體中得到支持及釋放。

現在我要談第二個問題：她們所用的方法是否合乎基督信仰的原則？

我所知道的女性運動所採用的方法，除了設法修改法律，或當公司苛待婦女時，採取杯葛外，一般常用的方法有三：一、自我肯定的訓練，二、組織聯絡網及支持團體，三、提高自我意識。

一、所謂自我肯定的訓練包含很廣，從大聲喊叫、打架，到受人攻擊時的自我防衛，如很受歡迎的東方國術、功夫。自我肯定的訓練也要求婦女作反省，比如在談話當中，男性不注意女性的發言權時，女性是否提出異議或是閉口不語。也鼓勵女性以和平的方法，勇敢地向男性表達出自己的意見，比如說：「抱歉，我話還沒說完。」或「對不起，我也想表達我的意見。」這種簡單的方法可以化解敵意。

如果自我肯定的訓練是一種方法，那麼我們要問，這種方法鼓勵女性堅持什麼？堅持爭取女性的統治權、交談權及參與權？或是鼓勵女性爭取別人的注意？或鼓勵她們參與及交換意見的權利？

所以這種自我肯定的訓練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如何與男性交

談，不致讓他們對妳產生威脅或敵意；另一方面是注意工作場所的活動。例如，因要受人注意，妳穿著講究體面，走路帶有權威的樣子，出門時堅持走在前面，或等別人先來向妳打招呼。

我們要問，這種自我肯定的訓練不就是要女性裝模作樣，用虛假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權威和尊嚴嗎？那麼這與女性主義所謂的「父權模式」有何不同呢？如果自我肯定的訓練著重在交談、參與、負責，那才是社會所追求的。

二、第二個他們所用的方法或活動，是組織聯絡網。男人在職業、學術、企業上常有一些老同學關係網，在工作上互相提攜，在政治上團結一起。因此婦女運動者發現，如果女性想在學術界、企業界的高階層出頭，建立關係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關係網的建立是爲了友誼、幫助，那是件很好的事。但假如是因為男性的關係網長期壟斷工作機會，那女性也要這麼做，且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女性所推動的不正是原先所唾棄、所憎恨的排外行爲嗎？

當然，生活中不可能沒有競爭，但我們也要注意，我們在競爭中做了什麼，競爭的過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在這方面有許多值得思考、分析、反省的事：應該以什麼方式參與或是不參與？是否只爲了要讓女性更像男性？是否女性也要做男性的工作，以證明女性能比男性做得更好？建立關係網的優缺點是什麼？

三、第三個方法是提高女性自覺的運動。這個名詞是一位在南美非常活躍的巴西女性哲學家保祿費理所發明的。她起先並未關懷婦女的問題，而是關懷受到壓迫的沉默的農夫們，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所受到的壓迫及束縛。她要他們先反省一下，天主給他們的及文化給他們的之間有什麼差距。

她的作法其實很簡單。召集一群鄉村的人，把拍攝到的鄉村生

活影片投射到牆上的大銀幕上，讓他們以客觀的眼光去看。比如，他們看到一個鞋匠正在補鞋，而他及他的家人卻全赤著腳沒有鞋穿。她要他們思考這件奇怪的事，為何做鞋的人自己卻沒有鞋子穿。她讓他們瞭解，一雙腳是天生的，有鞋子則是文化的產物。每個人從天主那得到腳，但為何不是每個人都有鞋子呢？沒有鞋子並不是天主所安排的，而是人的安排。她用這一類具體、簡單的例子提昇他們自覺的意識。

後來她反思說，當人還是小孩子時，沒有清晰的意識，一切都如照相一樣照單全收，不會批判，給什麼就接受什麼。但是，當人有了正確的經驗，或受到刻意的挑戰，就會從模糊的意識中出來，開始批判。每個人開始批判的年歲不同，批評的事情也不同。

從模糊、天真的意識進入成熟、批判的意識過程中，存在著一個很奇怪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就是危機。例如，牧場的農夫，一代代受到壓迫，工作越來越重，但卻越來越窮。當有人提醒他們注意這事時，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很生氣，因為他們知道了，地主不工作卻越來越富有，而他們辛苦工作卻越來越貧窮，這是不公平的。費理說，危險就在於，在天真的批判意識下，他們會到地主家，殺死地主及他的家人。當然農夫會被地主的繼承人壓迫得更厲害。不但無辜的人受害，這些農夫的命運也不見好轉。

所以，費理的運動中有一部分工作是要讓他們學習控制在意識覺醒過程中所產生的忿怒，不致做出愚昧的事，造成很大的破壞。

當他們有了成熟的意識後，他們會知道，他們的敵人並不是地主，而是整個社會體系繼續這種壓迫。

因此，他們需要意識到兩件事情：首先，要結合對經濟及土地所有權制度有分析能力的人，他們有辦法使農人成為合作者，及出席立法的機構。另一點是讓他們參與由同樣境況的人所組成的團

體。

我不願意用「階級」這個名詞，因為解放神學及保祿費理並沒有使用共產主義思想中的「階級」，他們關心所有的人，包括失業的人在內。他們一方面需要一些專業的專家來幫助這些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一種團結組織，使大家意識到團結所產生的力量，及以團體的名義採取行動的效力。

這些方法應用到婦女運動時，可能產生的危險或許不像對農夫那麼大，但仍有危險，因為天真的批判意識所造成的破壞比建樹更多。例如，天真的批判意識認為我和男人有同樣的權利，男人能做什麼，我也要什麼。但很可能某些男人所做的事並不見得是好的，長遠來看，也沒什麼幫助。如果她們要提高自覺意識，那麼要知道，她們的自覺意識屬於那個層次？

最後略講第一個問題：在提昇意識時，所採取的人類學的觀點是什麼？

如果要提高人們對其身分、關係、權利的認知，一定是根據對「人」的某種定義來進行，對「女人」或「男人」一定有特殊的想法。什麼是基本的人類學，什麼是對人及人類處境的基本概念，非常重要。

南美洲基督徒參與以馬克斯思想為基礎所發起的運動，是他們在困難中所做的抉擇。他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能將行動與我們認為有價值的目標配合？我們是否應該很公開的問，你們清不清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你們知不知道我們最後的目標是什麼？當然要這麼做有時候會有困難。

拉丁美洲的基督徒為了窮人的利益，必須釐清、辨別、分析、理解他們與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這和基督徒需要與俗世婦女運動釐清關係有些類似。

我們在談到意識自覺時，我們要問，什麼是人類真正的意識？真正的人生目的何在？爲了人類的和平、和諧、幸福及滿足，該有怎樣的人際關係？這需要審慎的思考。很多情況之下，俗世女性領導者並沒有這麼做。很多時候，她們並未思考清楚爲什麼要這麼做。在美國稱之爲本能反應，她們感覺對的就好。

但是，基督徒的方法是要想一想對不對，要思考我們爲什麼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爲什麼天主召喚我們成爲人，要我們與人產生關係，我們與窮人、富人或其他社會的階級、社會結構有什麼關係？